



叙

余初讀杜子詩茫然莫知其旨意註釋者雖衆率多著其
用事之出處耳或有指其立言之意者又復穿鑿傳會觀
之令人悶悶至若杜子作詩之旨意卒莫能白深竊疑焉
且近世咸重須溪劉氏評點仁詩家傳而人誦亟取讀之
其開卷第二首贈李白詩曰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
無菁精飯使我顏色好劉評云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
腥故思菁精飯耳余疑未解又望嶽詩曰盪胸生層雲評

曰登高意豁自見其趣余益疑之矣及觀評上韋左相八荒
開壽域一氣轉洪鈞云頌相業多矣未有如此軒豁快意
者余乃知須溪所評大抵止據一時已見而言亦未明作
者立言之旨意然頌相業語實誤後學余於是屏去諸家
註止取杜子詩反覆諷誄似略見大意亦未昭晰既又得
范德機氏分段批抹杜詩觀之恍若有得則向所謂莫知
而可疑者始釋然矣於乎杜子之詩皆發於愛君憂國之
誠心且善陳時事度越今古世無如詩史至若父子夫婦兄
弟宗姪朋舊間雖流離顛沛頃刻曲盡其道自非杜子天
資粹美學問該博其能若是乎故元禎氏謂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昌黎韓子亦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
哉余於暇日輒取杜子長短句律詩讀每篇必先考其出
處之歲月地理時事以著詩史之實錄次乃虛心玩味以
三百篇賦比興例分節段以詳其作詩命意之由及遣詞
用事之故且於承接轉換照應處略為之說其諸家註釋
之當者取之而刪其穿鑿傳會者庶以發杜子作詩之旨

意云未知然否積久成帙留之巾笥以與同志者商確題
曰讀杜愚得蓋取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耳非欲多上人也
嗚呼人苦不自知前註之失吾固知之而吾註之失第苦
不能自知也尚冀高明君子為之是正焉幸甚皆洪武壬
戌秋八月既望古剡單復自序

杜律單註卷之一

鵲湖陳明輯

錢塘楊枯校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決眇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鄭昂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介中告代于此為五嶽之長故曰岱宗趙次公曰陰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生避隱為光明也割分地王洙曰張衡南都賦涓水澍其胸皆目睫也可馬和如賦弓不虛

發中必决皆○此詩設問起而答以齊魯青來了其氣象渾厚且跋涉廣非他人能及接曰此山乃造化神秀之所鍾聚故日月昏曉之所剖分以狀其高且大也既而見層雲之生其上則胸次為之滌盪望歸鳥之入其中則目皆為之次裂秉言要當凌其絕頂而一覽焉則將小天下之山矣賦也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野入青徐孤嶂

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音臨眺獨躊躇

洙曰兗州漢之東郡蔡夢弼曰公父開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故云趨庭是時張介亦客兗州有分拜珍子乃建封也王禹偁曰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三州也皆與兗相接秦碑史始自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刻石頌功德李斯作文唐志有州會郡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殿漢恭王餘所立也遺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悉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此詩叙事起而大意在第二句言縱目之初遠則雲連海岱野入青徐近則孤嶂秦碑荒城魯殿而以古意臨眺結之其所感者深矣賦也

重題鄭氏東亭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連曳水衣紫鱗

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公自註亭在新安界鶴曰新安縣屬河南府前篇宴洞中是夏作此詩乃秋作也洙曰爾雅山末及上曰翠微詩註水成文曰漣水衣苔也隼鷲鳥也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衣露靜琴張暗水流花遲春星帶草堂檢書

燒燭短看劍引孟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鶴曰公未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云聞吳詠者蓋因聞吳詠而思其地也○興而賦也首聯生次聯而草堂生第三聯末則以它意掉臂而語意洒落閑雅可愛其曰月露暗水春星言夜曰燒燭引孟言宴曰花遲草堂言左氏莊末曰詩罷聞吳詠而起扁舟之念不忘舊遊之地也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披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

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稱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顏延年褚白馬賦品藝驍騰○詩言胡馬乃大宛之名馬而骨骼已成然耳峻蹄輕驍騰之勢所向無前堪託死生雖萬里亦可橫行矣賦也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攬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條鋏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洙曰攬身猶竦身也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鄭曰鋏圓轆轤也黃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以

獵也○首言畫鷹而曰素練風霜起而畫作又殊語
意便自清奇其曰思兔似胡光堪摘勢可呼皆言畫
作殊也末言何當真得此鷹以擊凡鳥見毛血之洒
平蕪也哉賦也

送襄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
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夢弼曰襄虬字深原永嘉温州也洙曰漢梅福字子
真九江人為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傳以
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士卒趙曰
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時彌謝公今其地有謝
公巖○此詩設問起而答之如此以起中四句且曰
吾之扁舟已就亦將待秋風而把釣於彼矣賦也孤

嶼亭豈温州之事名與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

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公自註)相國製文(趙曰冠冕指張司馬南極指南海
夢弼曰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
以三殿為名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紫微是也(鶴曰
高帝紀百粵之兵服虔註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此詩首言張司馬往南海故曰冠冕通南極而文則
相國所製故曰文章落上台次聯承上文蓋言製文
勒碑皆奉詔也三聯言張往南海水陸驛程之景物
也末言天遣此行不知何時回朝邪賦也

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

寧論命封侯不記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公自註時有吐蕃之後鶴曰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註沙流而行磧如西州有磧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詩言自弱水陽關而度沙磧則累月無人烟言僻且遠也然既好武寧復論命耶則其封侯且不記年言其盡忠而不急功也且此行雪將沒馬當防失道戒之之詞賦也

題張氏隱居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露潭鱣發春草鹿呦呦杜酒
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洙曰杜康善造酒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此詩言張氏時相見而以晚興見留露潭春艸言晚興求梨勸酒言邀留而以歸醉無愁結之此足以見主賓相敬之深禮意之厚也賦也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
逢騶壁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鶴曰按唐志瑕丘本魯負瑕亦屬兗州石門見前宋
曰漢制以曹官為椽如屋之椽也言其有所負荷晉
潘岳夏侯湛美容觀每同行入謂之連璧張詠曰史
記註古人以一鎰為一金一鎰二十兩也沈括曰漢
書班超傳註胡樂有橫吹宋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
笛從羌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
吹之聲相似○此詩以秋水淨客心起興而掾曹鞍
馬乘興到石門之荒林乃逢連璧之能吏故開筵張
樂以樂之而泓下之龍亦吟則宴集之盡歡也從可
知矣興而賦也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

趙曰任城縣屬兗州宋曰晉王獻之夜卧庭
入蓬廡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已上人茅齋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

搖白羽天棘萼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歐陽公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宋曰白羽謂
扇也天棘天門冬也其苗萼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
青絲可觀今寺院庭檻間多植之趙曰晉支遁字道
林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首言已公茅屋其下
或可以賦詩或可以枕簟入林或可以茶瓜留客其
外或江蓮之搖白羽或天棘之萼青絲無所不可但
我空忝許詢之輩難酬支遁之詞耳賦也

對兩書懷走邀許主簿

東嶽雲峰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幙焚驟雨落河魚座對

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宋曰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葵之巢於幙上魏略魏太初時酒禁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漢書陳平家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此詩首四句言對兩第五句書懷六七八句言走邀主簿兼結對兩而其貴然來思興而賦

龍門

野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往來

時屢改川陸日悠共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公自註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為勝槩曾南豐曰皇居謂洛邑也洪覺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此言龍門橫斷則驛樹出乃見皇都近而佛寺開也且往來川陸時則屢改日以悠哉故相閱於征途之上百年能幾回邪盖公自歎跋涉之勞而功名無所就爾賦也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祗從入吟詩許更過淹留

問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鶴曰按史宋之問號州弘農人嘗為考功員外郎之問居雖在號而有莊在首陽第之悌以躋勇聞且公

與之有世契馬夢弼曰河南郡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須溪曰之問往矣一任作詩者過之尊慕前輩自歎之詞宋曰後漢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大樹下軍中誦曰大樹將軍公自註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公祖審言與之問齊名有交承之契故過其舊在而敬慕之心不能自己於末四句猶多感慨悲愴蓋曰公之池館零落於首陽之下凡枉道而來者祇從其入而吟詩者許更過之乎其尊慕之心為何如哉於是事留不去而問老宿野窳無聊而向山河且言更識公之弟見大樹而多悲風其感愴之情見於辭表賦也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

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瓦甌甚安矣旁

植慈竹蓋茲數峰嶽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

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匱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

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淮南將獻壽佳氣日氛氲

鶴曰太夫人公之祖母盧氏也宋曰書為山九仞功虧一匱匱土籠也師曰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

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詩如南

山之壽○詩意蓋謂一匱之功僅自盈尺而三峰之意殆若出群其曰疑在野欲生雲植慈竹而春陰覆

承香爐而曉勢分皆狀出群意末言將獻壽於太夫人而佳氣日多宛有塵外氣象賦也

李監宅二首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日食

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

(趙曰)按靈恠錄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有炙驢臠之屬慘毒取味今書有異味

重之句豈令問乎(洙曰)唐高皇后竇氏父毅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婚者射二矢

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師曰)隱如隱几之隱黃希曰異味字

見左傳薛夢符曰楚國先賢傳孫雋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時人謂桓赫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

龍也○此詩首兩句生中二聯其曰開孔雀隱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皆狀王孫貴豪家意而以

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結之多少氣象更玩尚覺及意頗濃曰開曰隱曰且食誰看等字自不寒儉賦也

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一見

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相如傳一座盡傾皆慕其風采也○此詩首一句起下三句言華館其第三聯美其能好賢下士且曰鹽

官雖云絆驥名是漢庭而來言其終為世用不久屈於此興而賦也

覆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墮石翠羽共沉舟羈使

空斜影龍居悶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蓋舟覆而使者獨回也(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左傳隕石于宋(趙曰羈使空斜影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此詩言黔陽所貢丹砂翠羽其舟覆於巫峽故同丹砂於隕石積翠羽以沉舟譏明皇求仙之燒煉及後宮之侈服也未四句言舟既覆矣使者空餘其斜影而龍居悶物之積流惟篙工幸逐輕鷗以出耳賦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姪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

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

白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仙人好樓居於是於長安作飛廉桂館(山谷曰竹宮桂館皆譏諷玄宗好神仙(夢弼曰丹訣姪女隱存丹砂中註姪女真承也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荆人伙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伙飛拔劍斬蛟乃得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世傳其中多怪物嶠遂燃犀角照之○此詩以漢武竹宮拜望之神光照夜桂館求仙之姪女凌波比明皇燒煉丹砂之舟覆也故曰徒聞有斬蛟之劍無復見爨犀之船言皆無救於覆舟惟使者淒涼獨回朝耳賦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

新驄馬叅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女定無嫌

洙曰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上避驄馬御史晉郗超為桓温叅軍府中語曰紫髯叅軍○此詩首四句言張叅軍去秦赴蜀使我別恨有加無已後四句言因張叅軍呈揚侍御言侍御與我相善於爾必見愛也賦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

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鶴曰丈八溝意是韋堅所通之漕渠蒼舒曰家語黍以雪桃註雪拭也

雨來霜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纔侵

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坡塘五月秋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鵝

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希曰後漢圖書在東觀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揚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此詩首尾俱對律度整暇唯第二聯似對非對近世謂之偷春格者是也其曰寒始急老能行休看白髮生者蓋勉其勿以衰老畏懦而不諫爭賦而比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狀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

揮金腕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師曰蕭史乃秦女弄玉之婿以比崔駙馬踏鳳毛即吹簫隨鳳去之意也夢弼曰狀洄流也海賦潮法泊起洄狀萬里唐武后使東方斜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此詩前四句言駙馬山亭之景後四句言駙馬宴集之事賦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欬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書記

欬同欬音忽風有所吹起也

赴三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夢弼曰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有籍在希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詩一月三捷漢東方朔待詔公車註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此詩言韋君在此老夫每蒙哀憐而慰籍今忽通貴而為書記將赴安西三捷之地若雲之在天矣然我在公車已二年若泥之在地君既去誰慰籍我耶此而不達則我將浮海而去今與韋別後會茫然不知其期而離愁別恨意在言表賦也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早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

嗟誰惜論文咲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環有子李嶠無兒公盖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詩言畢四才大為當今之詩伯但家貧而宦卑耳第二聯承第二句而形容其栖栖之狀三聯應首句而歎同袍無知之者惟自咲耳末乃言但得有子以傳家學則窮達非所恤矣賦也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敬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王者
今無戰書生已勒銘封侯意踈濶編簡為誰青

洙曰晉陽秋云有星赤而半角投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吳祐傳青簡註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簡○首四句言將軍之死而士卒與主上相與思慕哀傷之不能自已末四句言王者今無戰而將軍封侯之意亦踈矣今既死而墓銘已勒後將垂名於青史矣賦也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鈇鋒行愜順猛噬失躡騰赤羽
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

(夢弼曰)鈇利也言兵威之行寇皆欣然效順躡壯貌言如猛虎之齧噬而躡騰者為之失喪其性命也(緒可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言其弓劍之藝精妙而性敵行效順且猛獸

即失躡騰應過人絕射獸能後四句言當十月河水之時以弓劍橫行沙漠之外而赤羽旗之所指即得千夫之膳其用兵之神速人到于今稱之則壯天思其敢決哀詔惜其精靈宜矣賦也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颯部曲

精仍銳匈奴氣不驕無由覩雄畧大樹日蕭蕭

（帝曰）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羈城門或曰青門絳水絳州也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

五部三校尉部下曲有軍候一人○詩言將軍將歸葬絳州自長安哀挽而去天神皆為之感傷其

故何哉匈奴尚且畏其部曲則將軍之雄畧從可知矣今也既逝雄畧無由再見惟餘大樹日以蕭蕭耳

賦也

春日懷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憇不群（詳）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

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鄭曰）庾信在周為車騎將軍開府鮑照為宋臨海王參軍○此詩首言白之詩其思清新俊逸才兼鮑庾

是其所以不群而無敵也今當春日懷之而自在江東不可得見故歎何時再會重與細論文邪賦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

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趙曰第五橋在長安山萬年縣郭外之西南谷口鄭子真與王鳳有舊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首三句便自清雅次聯承之流觀可愛三聯言陪鄭廣夫同遊何將軍山林結句平生為幽興故未惜路之遠而必遊焉賦也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
早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鴛
鮮鯽

銀絲鱠香芹碧澗羨翻疑
花樓底晚飯越中行

趙曰漢食貨志木千章註大材曰章○第二聯接第一二句第三聯應首句結句曰翻疑花樓底晚飯越中行言此中恍若舊遊之地也賦也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田共花開絕域滋蔓匪清池
漢使

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趙曰生菜得茵陳春藕愈添其美食簞鋪於棘樹之下陰益其涼也○此言石林之蟠於水府百里之間獨為奇秀而土物珍美山鬼伏藏賦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刺船
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希曰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言勝昆明也青荷葉酒盃也白接羅巾也郢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泳水也○此言於何將軍山林而憶昔遊之樂且惜無郢客吳兒之刺船解水今也於此坐對秦山而西湖之興頗相隨而不絕豈非幸歟賦也

床上海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
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

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薜蘿之間如此也○此言喜將軍子弟能文而多書及醒酒聽詩至於夜分而掛絺衣於蘿薜涼月之間其清絕可勝言哉賦也其第二聯應首句後四句應第二句及第四句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柰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自笑

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言將歸而幽意忽不愜心故出門而流水即住回首而白雲空多於歌舞也惟自笑耳其誰憐之然此山林之美雖風雨亦將與朋好相過也賦也

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咸家樹盤已頌花盞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

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鶴曰杜位乃公之弟東坡與子由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鳥櫪馬闌誰詳正川此也晉劉羨妻元日獻樹花頌易勿疑明盞簪此言朋友會宴也列炬散林鴉言燭炬之明鴉鵲驚飛也○首四句言守歲事後四句自歎將老而未達唯應放浪於醉鄉耳亦曠達詞賦也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毛毳隨意數花鬚細草

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夢弼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鶴曰)金吾李嗣業漢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

鷺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首四句言問竹而得將軍報書相許重過故喜而命駕及至如歸焉三聯寫其景物而以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結之賦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鷓護落巢兒雲薄

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少從過東籬

(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以秦築皇子起塚陂北原上得名○首言重來而酒樽坐榻尚在然犬亦相迎故鷓護落巢之兒也若翠微寺皇子陂皆向來步從幽興之極處賦也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

鳴衣桁蜻蜒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首言平臺之上啜茗之時而人物各適其情自今已後幽興既熟則來亦頻矣賦也

頗恠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鏤甲苔臥綠沈槍手自

移浦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夢弼曰甲言金鑠謂以金線運鑠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洙其槁也陶潛夏日虛閑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此詩第二聯應首句第二聯應第二句而以看君應幽意白日到羲皇結之其意趣悠遠非子美莫及賦也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

霜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師曰判年謂半年也○此公自歎息暮年未達愛此林泉之美故相過即留之長久也然將何時得祿置田其間以遂斯遊耶又恐不遂此願故把酒而意茫然賦也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食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無計

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待答翠琅玕

鶴曰鄆縣屬京北陂在其境趙口雲子言菰米飯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乃有風石雲子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滔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

清源曲荆門此路疑晚年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也
夢弼曰西京記曲江以流水屈曲故名桓温九日宴龍山其地在荊州門外公疑龍山景物與曲江相似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此詩主意在首二句既嘆高適雖老而名美且新詩又多而句佳繼言哥舒能收錄人才應美名足凱歌應佳句末言聞其今已朱紱亦足以慰爾蹉跎之恨矣賦也

官定後戲贈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躑酒須徵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颯

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替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郎解印賦歸去來

人日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
冰雪鸞難至春寒花較遲
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
蓬鬢稀踈久無勞比素絲

蔡條曰東方朔占書歲後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

為穀其日精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詩言元日至
人日皆陰寒水沍恐人民畜產皆不得以遂其生成
而傷之耳然我衰憊已久無勞比鶴髮之長年矣賦
兼興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字

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共差池

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陸雲出補浚儀令此指楊
奉先崔白水也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劉墮善
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得名庾信從蒲州守乞酒詩
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此詩首言楊奉先白水
崔明府九日宴會之時物風景而以晚酣留客舞鳧
為共差池結之其愛客之心為何如哉賦也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

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招得幾時魂

鮑曰平陰屬河南郡按鮑右曰寇則舉○第一首言近
雖得河南信知舍弟在而甘側身寄食啼痕已久然
奈何兵戰未已安得不遙憐之耶且以臨老招魂結
之其哀傷之意為何如哉賦也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生理

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日雖在命如絲

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常棣詩鵲鴿在原
兄弟急難○第二首言第佈歸則無計我衰往則未

期雖得信可喜然深負急難之義着我生理尚何顏
面而憂端且涉歲時兩京骨肉雖存而其性命如絲
之欲絕危之甚也觀此三詩則公於手足之情可謂
深重矣賦也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
飄葉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杜曰酒曰綠樽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世說殷浩被
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詩言戰死而哭者
多新鬼愁來而吟者獨老翁猶對亂雲急雪樽無酒
而爐有火且數州之消息其絕惟愁坐而書空耳耳
其憂國憂時之心為何如哉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益半舊國移秦城

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殊曰鍾離縣屬濠州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
希曰春城之春當作秦如太歲日詩北斗故臨秦郢
楚地妹氏之所寓也○此因元日寄韋氏妹而傷兩
京之陷沒賦而興也其憂國之心見於詞表嗚呼悲
哉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

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溫公曰祥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此不可徧舉。復按此詩溫公之說然矣且烽火連三月而不已感時也家書抵萬金而難得恨別也况白頭搔之而髮種種不勝簪矣其為春望安得不悲傷也哉興而賦也

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

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洙曰驥子宗武小名也○此詩首一句生下三句第二句應春字第三句應春猶隔第四句應驥子第三聯言鄜州景物結語悽然可憐賦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此離
放紅藻想像頻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人以金波此離別離也詩有女此離紅藻桂花也青蛾翠眉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渡河而會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此公陷賊中，於月夜憶妻子之在鄜州。遙憐兒女年小，未知君臣之誼，唯妻知之。然何時得歸，照我二人而收淚耶？興無賦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
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
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趙曰：岐陽，鳳翔也。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拜左拾遺。洙曰：所親字見漢書。○此言在賊中西憶鳳翔之消息，却於無人處遂潛回。望眼當落日而欲穿，憂心著寒灰而如死。行則霧樹相引，望則蓮峰或開。及達行在所，則所親見而驚其老瘦，蓋辛苦從賊中脫而回故爾。賦也。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
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
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
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沈曰：胡人捲蘆葉吹之，謂之胡笳。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又超從問道至疏勒，光武紀三輔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謝玄暉詩：「還覩司隸章。」○此言在賊中之時，夜聞胡笳之嗚咽，春觀漢苑之淒涼，則其愁思為何如哉！於是脫身西

走幸得生還見今日之事然其在間道之中乃暫時
人耳今也司隸之章初覩而南陽之氣已新則其喜
當何如哉且以喜極而悲結之者蓋悲其在間道之
時生死不自保故爾賦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

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屬京兆漢有南北軍武
帝內增七校註中壘中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
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此言脫身
間道獨行之時若遇害憑誰報耶今日歸來始自哀
憐且途中尚猶瞻太白雪即已喜遇武功之天矣
至於見千官而影靜觀七校而心蘇者言其既驚且
喜也末言社稷必中興其記年新數則自今日始矣
賦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曾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
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矚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
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
然○此杜子見燈花因歎兵戈尚猶在眼儒術豈可
謀身且復苦被微官之相縛低頭以事上官正愧不
及野人之自如則爾燈花何太喜耶今也惟酒正可
相親使之醉以消逆旅之愁則詩成亦覺有神矣
題曰獨酌成詩有以也夫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涿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詩言月之光景不減於昔而國之干戈一至於此是以丹心益苦而白髮愈明也益曰休照國西營賦也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栢蕭索九原中

涿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

居之署也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此詩言長孫賦頌名雄而擢桂詩書道重以乘驄然其生也有涯若流水之已盡而世事無定如浮雲之皆虛獨餘霜臺之栢而九原之中其亦蕭瑟可悲矣賦也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鷲在秋天客裏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漢官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

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也。○詩言扈聖登黃閣者雖衆嚴公獨妙年若蛟龍鷓鴣之得時矣嚴以客禮待已而容其踈放且官聯兩省而可以交接是以嚴之好詩任我傳誦而不吝賦兼比也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在酒醺秋

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鶴曰時實至為中書舍人補闕公韋少遊裴薦也。○詩言為田園之私事必須暫性然以兵戈乃惜離群因相遠去故留詩以別第愁多而任酒以醉且一秋苦雨今日始晴而上道山路處處吹角實不堪聞應戎馬惜離群賦也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戍樓市朝

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通曰三川鄜州縣名也時公家在馬有墨制許往省視江總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陳亡入隋為上開府後復歸老江南須溪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
○詩言三川其不可到乎且歸路晚山更多而落鴈飢鳥已浮寒水集戍樓矣是日欲晴而家尚遠也况市朝不比往日清平可以晚行今也兵戈未息而我已老豈能當此跋涉之勞耶是以遠愧梁之江總焉

殆亦諷當時士類有諛悅苟容如江總者故及之與

杜律單註卷之一終

生員董禧繕寫
省祭官邢仁督刊



